

齐泽克文集

#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

##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 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

—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美) 朱迪斯·巴特勒

(英) 欧内斯特·拉克劳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Slavoj Žižek*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编：吴源  
策划：余江涛

齐泽克文集

#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

##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胡大平 高信奇 蒋桂琴 童伟 译  
胡大平 审校

(美) 朱迪斯·巴特勒  
(英) 欧内斯特·拉克劳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Slavoj Žižek*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  
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著;胡大平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6

ISBN 7-214-03659-2

I. 偶... II. ①齐... ②巴... ③拉... ④胡...

III. 拉康, M. L. (1901~1981)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067 号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Copyright © 2000 by Butler, Laclau & Žižek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3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The imprint of New Left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2-041

- |       |   |
|-------|---|
| 书 名   |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   |
| 著 者   | (美)朱迪斯·巴特勒<br>(英)欧内斯特·拉克劳<br>(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
| 译 者   | 胡大平 高信奇 蒋桂琴 童伟  |
| 审 校   | 胡大平   |
| 责任编辑  | 汪意云   |
| 出版发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book-wind.com">http://www.book-wind.com</a> |
| 集团地址  |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者 | 连云港海狮印刷厂  |
| 开 本   | 890×1240 毫米 1/32  |
| 印 张   | 11.5 插页 2   |
| 字 数   | 270 千字  |
| 版 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7-214-03659-2/G·1339                                       |
| 定 价   | 22.00 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朱迪斯·巴特勒** 美国加州大学修辞和比较文学系教授。现被公认为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家，其反智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特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由于大量有关战争、政治的时论而被视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代表作有：《欲望的主体》、《性别困境》、《重要的身体》以及《权力的精神生活》等。

**欧内斯特·拉克劳** 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左派理论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核心代表。由于其重要影响，他被聘为北美、拉美、西欧、澳大利亚和南美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访问教授。代表作有：《解放》、《政治身份的形成》、《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与查特·墨菲合著）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他曾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访问教授，活跃于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几乎都引起广泛的注意。詹姆逊说他“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 导 言

几年来，我们三位一直在商量出一本文集，通过它建立我们共同的思想轨迹，在某种生产性意义上筹划我们不同的知识承诺。我们以书名所示的三组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话、书面评论和交流，结果便是摆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拉克劳和齐泽克，他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85年，那一年查特尔·墨菲和他出版了《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事实上，那本书提供了本次对话的背景，因为它不仅建立了安东尼·葛兰西霸权观念的新方向，而且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向，此种转向把语言问题变为阐明反极权主义的、激进的民主规划的必要基础。

那本书中有些论点在本书中通过不同的理论透镜得以重新思考，也有一些是与本书含蓄地采纳的论点正好相反的。那本书中，有一个观点采用了下面的结构：新社会运动常常依赖于同一性(identity)主张，但是“同一性”本身并没有完全地建立起来；

事实上,因为认同(identification)并不能简约为同一性,所以思考两者之间的不可简约性或差距就很重要。这并不是说因为同一性没有能够实现完全的规定就削弱了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正相反,那种不完备性正是霸权规划本身所必需的。实际上,如果不是在同一性的中心来假定和实施否定性,就没有一种社会运动能够享有无限制的、民主的政治阐述(articulation)。

试图理解这种失败、否定性、差距或不完备性的理论范畴是那本先前著作中阐明的“对抗性”(antagonism)范畴。后来,拉克劳继续置身于葛兰西传统,他详细地描述了“断层”范畴,从德里达和拉康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范围内提炼自己的方法。而齐泽克最强调利用拉康的理论来陈述这个问题,特别是通过求助于他的“**真实域**”范畴,同时他还利用了黑格尔,为避开德里达的框架提供了理由。巴特勒也许可以说是利用了一个不同的黑格尔(强调了在他著作中的否定的可能性)以及福柯和部分德里达,来思考在主体话语结构中那些仍然不能实现的东西。

在有关“主体”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并且当我们每个人尝试着去考虑是什么因素构成或制约了任何同一性声称都没有能够实现最终或完全的规定时,这些差异就公开化了。然而,依然真实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把这种“失败”估价为民主主张自身的一个条件。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想像主体——它是否是基本的、笛卡儿式;是否由性别差异所构造,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才能保证那种性别差异的定义。是否将同一性的失败理解为全部同一性构造的结构性或必然性特点,以及如何考虑那种结构和必然,在这类问题上,我们之间也有分歧。巴特勒站在对主体构造进行历史地变化的说明这一阵线中(福柯式路线),齐泽克通过一个与拉康的**真实域**有许多

会合点但又非严格意义上的拉康的方法,把自己对同一性的建设性否定的声称建立在拉康及拉克劳的著作上。

依据《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事实上也就是依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政治理论的干涉所得出的论点,它要么没能考虑到普遍性的概念,要么由于质疑它的基础地位而破坏了它的力量。尽管如此,我们三个人都主张普遍性不是一个静止的假定,不是一个先验的假定,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不能还原为任何有限表现模式的过程或条件。尽管我们有时在如何确定重点上有分歧,但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有关普遍性的解释。齐泽克认为全部政治阐述的否定条件是“普遍的”;拉克劳认为争论的过程决定普遍性的形式,这些形式被引入了一个生产性的且最终不能解决的相互冲突之中;巴特勒认为存在着一种翻译过程,通过它,普遍性中被批判的对象就可被重新纳入到改造它的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沿着这种方式思考普遍性的不同意识形态部署,并且对这个问题的实质的以及程序的方法保持警惕。因此我们把我们自己与哈贝马斯的努力(已经在内部)区别开来,后者试图发现或召唤某种事前建立的作为言语行动假设的普遍性,一种据说符合“人”的某种理性特征的普遍性,一个与已知的和可预测的规定相等的实质性的普遍性概念,一种假定政治领域是由理性行为者构成的程序形式。

贯穿这些文章的重点在于霸权的战略问题:政治领域是如何构成的,什么样的可能性能够从探究其可能性条件和寻求清晰阐明的政治领域的途径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拉克劳从“普遍阶级”的假设和“霸权的”普遍性两个方面检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前者将最终消除政治中介和代表关系,后者形成了社会联系的政治构造。因此他的方法的后结构主义便

与极权主义的批判、特别是“认知”的先锋主体的比喻(这个主体“是”他所阐述和调动的全部社会关系)结成同盟。尽管拉克劳把黑格尔与形而上学的终结联系在一起,齐泽克却把他视为一个面对**真实域**的反思性的理论家,而巴特勒则利用他来探究在任何社会性描述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的必然限度。拉克劳澄清了代表问题中反极权主义的逻辑学和语言学方法,它支持差异的不可简约性。齐泽克提醒我们全球资本不会被排除在语言和文化的“后现代”分析外,继续揭露权力的阴暗内幕。巴特勒则提出了新社会运动如何重新阐述霸权难题这个问题,以思考最近的性政治学对性差异理论的挑战,并建议一个反帝国主义的“翻译”概念。

我们三人都致力于民主的激进形式,以试图理解政治阐述得以进展的代表过程,理解通过它政治动员得以发生的认同——及其必然失败的——问题,理解伴随支持否定性生产力的理论框架而出现的未来问题。虽然我们没有自觉地反思左派中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但这本文集也许将会成为一种形式的定位,把哲学重新塑造(重新恢复)为一种批判的探询模式,该模式(对抗性地)属于政治领域。

在辩论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引用彼此的文章。这些相互引用以作者姓名及在本书中所在的页码标识出来。

这本文集大部分写于1999年的春天和夏天,得到了沃索出版社编辑筒·欣德尔和塞巴斯蒂安·布根的合作配合,在此表示感谢。朱迪斯·巴特勒还感谢斯图尔特·默里对其书稿不可或缺的帮助。

巴特勒、拉克劳和齐泽克

1999年9月



## 问 题

以下是我们三位中的每位要向另两位提出的问题,它们构成了本书对话的基础。

### 朱迪斯·巴特勒的问题

1. 我想更加确切地知道拉康关于主体构造观点是否与霸权观点相一致。在我看来,“未被完善的主体”(the uncompleted subject)或者“被禁闭的主体”(the bared subject)概念看起来保证了质询的某种不完善,但它难道不是通过设置一个障碍作为全部主体构造的条件和结构来做到这一点的吗?霸权所需的主体构型的不完善性(the incompleteness of subject-formation)是否这样: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的不完善,正是因为它是由在政治上是突显的、在结构上不是静止的排他物来构造的?换句话说,主体构型的不完善难道不是与挑战能指的民主过程相关联的吗?对拉康的障碍的非历史依赖能与霸权提出的战略问题相调和吗?或者它是作为对所有可能的主

体构型的一种准先验限制并因此对政治的冷漠而存在的吗？

2. 是什么构成了当代政治生活机构的可行理论？德里达的“决定”(decision)论能够解释政治机构所需的各种各样的协商吗？“决定”是一个伦理的或是存在主义的范畴吗？如果是，它又是如何与政治领域(the political)相联系的呢？

3. 在描述社会和政治进程以及在描述主体构型中的“逻辑”地位如何？总是带来难题的逻辑是否引起了一种与霸权规划敌对的情形？(此为问题 1 的补充)这些逻辑体现在社会实践中吗？逻辑与社会实践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4. 精神分析的认同观点和政治认同的形式之间有什么关系？精神分析是否为政治学提供理论？具体又是何种精神分析？

5. 是否有可能讨论“同一性的形而上学逻辑”，就好像它是单一的？

6. 假定一个主体位置在表述行为上意味着什么？它是那么简单的吗？

7. 如果性别差异是个僵局，那是否就意味着女权运动是个死胡同？如果性别差异从拉康意义上来说是“真实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它在霸权斗争中没有地位？或者对所有这类斗争的准先验限制，是否因此也就被当作史前或非历史而被就地冻结？

8. 最近把批判理论分为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做法是一种拒绝在具有细微差别的位置之间做出区分的失败的、盲目的辩证法吗？这是否与以解构和拉康主义形式复活康德地位这种做法有关？是否也存在着一种拉康教条，它阻碍非正统地挪用拉康来思考霸权？

9. 我们是否仍然都同意霸权是我们描述政治倾向的有益

范畴？澄清这一点将是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吗？

10. 对黑格尔的严肃思考是否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康德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重新思考在准先验主张与用来阐述它们真理的历史范例之间的对立？

11. 批判理论家的批判权威存在于何处？我们自己的主张是否从属于一个自我批判，它在修辞学上又如何表现？

### 欧内斯特·拉克劳的问题

1. 当代许多辩论中，普遍主义呈现出与分散于当代世界的社会行为者的多元性相对立。然而，在普遍主义和排他主义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意义分歧。例如，文化多元主义是否可以还原为否认任何“普遍”权力的特殊主义逻辑？还有，“多元主义”观念——它引起了同样社会行为者主体位置的多样性——能直接吸收进“文化多元主义”吗？文化多元主义包括整体的文化/社会共同体，然而这个共同体并不与全球的民族共同体重叠。相反，普遍主义惟一可想像的形式同原教旨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基础相关，这一点是真实的吗？

2. 当代社会分裂愈益增加，其众多后果之一就是，公有制社会的价值——只要我们始终面对特殊的共同体，它就被语境化——被权利（比如说，万民之权或文化少数派的自决权）话语补充了，而这些权利话语据说独立于任何语境都有效（即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两种运动——普遍权利的要求和公有制社会专一性的要求——最终是否相容？如果它们不相容，当这种不相容打开多样性协商和多元性语言游戏的领域，而这一领域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公共空间的构造又是必不可少的，难道它不是积极的吗？

3. 古典解放理论假定了有待解放的社会行动者在根本上是同质的——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成为全球解放代言人的条件在于它没有什么特定利益需要捍卫，因为它已经成为纯粹人类本质的表现。同样地，从古典民主政治的一些形式看来——雅各宾派是最清晰的例子——人民意志的联合是任何民主改革的前提。而今天，正相反，我们往往谈论（复数形式的）解放，这种复数形式的解放源自社会需求的多元性，且把民主实践与社会行动者多元性之间的协商共识同一起来。什么样的社会机制观点与这种转换方法相容呢？

4. 霸权理论预先假设，一方面“普遍”是一个不可能而必然的对象——结果是，它总需要不可根除的“特殊性”残余的在场；因此，另一方面，权力和解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排斥，正相反，而是一种相互蕴涵——尽管这很矛盾。以这种方式理解的霸权关系是由政治联系构成的吗？如果是，那么由内部张力而可能进行的战略游戏是什么呢？

5. 不管怎样，差别范畴都是过去 30 年最重要的理论方法的根本。德鲁兹和加塔利的游牧同一性，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德里达的延异以及拉康的能指逻辑学，都是处理“差别”构造特点的备选方法。它们相互之间不相容吗？如果是，这些不相容存在于何处？我们如何评估他们各人的政治分析的生产力？

6. 先验性问题困扰当代理论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比如，像俄狄浦斯或阉割情结这样的精神分析范畴的地位是什么？它们是历史的产物吗？或者它们更是任何可能社会的先验条件？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它既不是激进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完全成熟的先验论——将会成为适当的答案，成为一种避开既有假设的两种极端（如准先验论的观点）之缺陷的解决方案。

然而,这个“准”的地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究。在这个领域,理论进展的前提会是什么?后者对历史分析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 斯拉沃热·齐泽克的问题

1. 真实域和历史性:拉康的真实域是象征过程的根本基石和稳定的指示物吗?或者说,它代表了其全部的非实质的内在界限、失败的点,它维持着现实与其象征之间的那条鸿沟,并因而推动着历史化—象征化的偶然过程吗?

2. 缺乏和重复:重复运动是建立在某些原始缺乏上吗?或者说,一种原始的、基础性的缺乏观念是否必然把重复过程的再度铭写归入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

3. 认同(非认同)的社会逻辑:非认同必然是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吗?或者说,某种非认同的方式、某种与某人的象征身份“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与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是同质的吗?非认同的不同模式有哪些?

4. 主体、主体化和主体位置:“主体”仅仅是主体化过程的结果吗?是质询的结果吗?是在表述行为上假设一些“固定的主体位置”的结果吗?或者说,拉康的“被禁闭的主体”的概念(以及德国唯心主义作为自我关联的否定性的主体概念)是否同样为传统的同一性的一本质主义形而上学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5. 性别差异的地位:再次,性别差异仅代表个人通过反复述行而获得的“男人”和“女人”两种主体位置吗?或者,即是说,性别差异是拉康意义上的“真实”——是一种僵局——因此每一种把它翻译成固定的主体位置的企图都会失败吗?

6. **男根能指**:在拉康看来,男根的概念是否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即一个中心能指的概念,它作为一种先验的参考点构建了性特征的领域——或者说,对拉康来说,作为能指的男根是主体缺乏的“**修复性**”**增补**这个事实改变了某些事情了吗?

7. **普遍和历史主义**:今天,遵循詹姆逊的“历史化”建议就足够了吗?对虚假的普遍的历史主义批评的限制是什么?因为政治原因以及内在的理论原因,维持同时作为不可能而必然这种矛盾的普遍概念是否就不具有更大的生产性?

8. **黑格尔**:黑格尔只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者,因而每种断言暂时性—偶然性—有限性的后形而上学情结在定义上都是反黑格尔的吗?或者说,反对黑格尔的后形而上学敌意难道恰恰是其自身理论极限的一种指针,从而每个人更应该关注与“泛逻辑主义”教条不一致的“另一个黑格尔”的到来吗?

9. **拉康和解构**:把拉康理解为解构主义者系列中的一员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吗?或者说,有一整套的特点把拉康与解构主义教条(例如保留了作为我思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这个事实难道表明了这两个领域的不可通约性?

10. **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接受(主要是种族的、性别的或生活方式的)承认斗争的多元性这一“后现代”概念吗?或者说,难道最近复活的右翼大众主义(populism)<sup>①</sup>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标准的“后现代”激进政治学的坐标、去复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所有这些又如何影响着霸权和总体性概念?

---

① 又译“民粹主义”——译者注

# 目 录

导言 .....	1
问题 .....	1
一、重新筹划普遍:霸权以及形式主义的界限 .....	1
朱迪斯·巴特勒	
二、同一性和霸权:普遍性在政治逻辑学构造中的作用 .....	38
欧内斯特·拉克劳	
三、是阶级斗争还是后现代主义?是的,请! .....	88
斯拉沃热·齐泽克	
四、竞争的普遍性 .....	142
朱迪斯·巴特勒	
五、结构、历史和政治 .....	191
欧内斯特·拉克劳	

六、没有结束,从头开始 .....	225
斯拉沃热·齐泽克	
七、动态结论 .....	281
朱迪斯·巴特勒	
八、建构中的普遍性 .....	301
欧内斯特·拉克劳	
九、坚守立场 .....	330
斯拉沃热·齐泽克	



## 一、重新筹划普遍：霸权以及 形式主义的界限

朱迪斯·巴特勒

近几年来,我和拉克劳及齐泽克进行过几场对话,讨论有关后结构主义、霸权的政治规划和精神分析的地位等问题。我相信,我们几个人都在一种左派政治规划的理论边界上工作,都与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和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保持程度不同的密切关系。通过我们的工作,进步性社会理论的某些关键概念得到了新型的和不同的阐述,并且我们都共同关心主体的地位及其构型,关心用以探索民主的主体理论的含义,以及在霸权理论内的“普遍性”的阐述。在我看来,我们之间不同之处也许首先且最重要的在于:思考霸权时所运用的主体理论,以及就他们特定的文化和社会阐述而言,政治构型的“逻辑”分析或“结构”分析的地位。

我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sup>①</sup>(1985)一书中所构建的霸权观点的理解是,民主政体由被排除